

何新研究与批判

倪阳 著

【博文学库】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博文学库」

何新研究与批判

倪阳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新研究与批判 / 倪阳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664-0605-7

I. ①何… II. ①倪… III. ①何新一人物研究 IV. ①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5928 号

何新研究与批判

倪阳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16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ISBN 978-7-5664-0605-7

责任编辑: 卢 坡 装帧设计: 陈庆军 李 军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自序

最早阅读何新的文章,是在1989年的《自学》杂志第5期上,何新写于1988年8月的《论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一文。何新那种对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世界未来冷峻、精辟的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此文写于1988年8月,时隔23年再看此文,仍是那么亲切)。以后则一直比较关注何新的动态,每每遇到其文章和著作,都要一睹为快,深感从中受益匪浅。2006年到大学工作以后,将自己多年的学习积累略作整理后,给学生开设一门《何新研究》的选修课程,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何新是中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是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何新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教师。1980~199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译著50多种,共60多卷(册)。

多年来,何新探求和阐发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其论之所向,涉及哲学、美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国际关系战略等多个方面。有人评析何新学术:谈说文化兴衰——独树一帜;

纵论政治风云——有的放矢；剖析改革得失——鞭辟入里；评说民主人权——一针见血；演绎时代格局——匠心独运；展望世界动态——未雨绸缪。

我觉得给学生开设这样一门选修课，对拓展自身学习，是一个促进；对于选择这一课程的同学而言，有助于他们进入一个比较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借以提高学习社会科学的兴趣，提高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能力，对提高分析政治、经济、国内、国际形势的能力会有所裨益。随即草编了若干讲义，并于2007年下半年后开讲了若干次。

2009年5月，何新先生从媒体上获悉滁州学院开设“何新研究”选修课后，即致信滁州学院和我，建议将该课程更名为“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并先后向滁州学院和我赠送其个人著作、国内外多种评论集及部分手稿达100多册。当年暑期，我代表学校前往北京看望何新先生，对何新先生向学校赠书表示感谢并作交流，受到何新先生热情接待。同年11月，何新先生通过相关网络媒体，对滁州学院开展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作出回应：“我的学术——确有发明，确有创新，确有渊源，确有根基，确有价值——大者济世，小者益身，所以不妨研究，欢迎研究。研究者自得其乐，必可受益。但是我的学术——确有失误，确有偏激，确有矛盾，确有荒谬——确须与时俱进，确须扬弃更新，所以不妨批判，应该批判。两者都欢迎，乐见后来居上！”2010年4月，全国首个大学生何新学术研究会“滁州学院大学生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学会”在滁州学院成立，并开办了何新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5月，“滁州学院大学生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学会”成为中国高校社团网社联理事会常务理事单位。

何新学术浩瀚汪洋，我的研究也只是浅尝而已。关于研究何新的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曾出版过《何新批判》一书，其中收录了作者对何新学术的研究和评论的文章，以及致何新的书信，记者对何新的访谈。我的这本书作为何新学术关注者的抛砖引玉之作，以期进一步促进开展对何新学术的深入研究和批判。

“唯利于天下者，则执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何新先生的这种批判精神，则正是我们开展学术研究时所需要的。

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由此再上溯到 1840 年鸦片战争，170 多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展望未来，依然任重道远。国际风云变幻，国内亦存在种种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100 多年来所反复讨论过的种种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问题依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何新先生所研究的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战略等问题依然存在。诚如何新在其新著《命运与思考——何新自述》的序言中所感叹的：“对于未来，我们这代人已无能为力。我们所留下的并非答案，而更多的是问题……将来的人，任重而道远啊！”

是为序。

倪阳

2011 年夏于滁州学院蔚然湖畔

目 录

自 序	〔 1 〕
何新其人及学术概述	〔 1 〕
何新的哲学与宗教观、方法与逻辑	〔 20 〕
何新的政治观	〔 43 〕
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	〔 53 〕
何新的国际关系战略研究	〔 71 〕
何新的历史观和历史人物论	〔 86 〕
何新的文化观和国学经典研究	〔 104 〕
何新的美学研究和实践	〔 118 〕
关于何新学术研究批判的若干思考	〔 135 〕
从何新关于虚幻与真实、诤与遮的讨论谈起	〔 141 〕
何新解读《易经》的独到之处	〔 147 〕
《周易》的精髓是逻辑理性主义	〔 151 〕
现代版的“盛世危言”——评何新新著《谁统治着世界：共 济会与新战争揭秘》	〔 159 〕
何新的方法与逻辑——读何新新著《我的哲学思考： 方法与逻辑》	〔 163 〕

读何新的泛演化逻辑札记	[172]
读何新《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考札记	[176]
读何新的《尚书》新考札记	[178]
读何新的《孙子兵法》新考札记	[185]
何新以历史哲学作为研究经济理论的基础	[192]
对余华《兄弟》中林红人生轨迹的逻辑思考 ——何新泛演化逻辑运用一例	[194]

附录:

应将“何新(学术)研究”正名为“何新(学术)研究批判” ——何新致倪阳先生信	[201]
倪阳给何新先生的回信	[203]
何新:论逻辑思维的本体论基础	[205]
叶慧坚:论何新经济思想与当代世界竞争大格局	[216]
李琳:何新批判综述	[229]

何新其人及学术概述

何新,1949年生。中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教师。1980~199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译著50多种,共60多卷(册),研究领域广泛,见解独到。



多年来,何新在诸多学术领域中提出了许多极富于挑战性的新观点。所谓“新国家主义”、“新保守主义”由其发端。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文章《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这篇长文同时在《北京周报》以56种文字向世界发表。他的许多文论曾送报国家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和重视。

1949年12月,何新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原平阳县)钱库镇一个乡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可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任务:国家和民族统一、求富求强(实现现代化),已经基本完成了一个。中国将进入一个建设和发展的时期。当然,这个时期也是艰难曲折的。这个时候出生的及以后出生的人担当的任务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何新说:“我们1949后这一代,历经新中国建国、工业化、‘文革’、改革和当今的后改革时代,虽然迭经动荡,但大局基本和平安定,还是幸运的一代。”

何新5岁时随父亲定居北京,进幼儿园,读小学、中学。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至1977年,他作为“知识青年”在北大荒“屯垦戍边”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教师。这9年的基层社会生活,使何新磨炼甚多,受益匪浅,他曾说过,这是他真正的大学。1970年和1973年由于他的独立思考,对“文化大革命”及江青发表所谓“攻击”言论而两次被打为“反革命”,挨过批斗、坐过牢房。这段时期最戏剧化的经历是1970年至1971年,何新在拘押受审中逃离北大荒,回到北京流浪一年。浪迹北京期间,他躲在刚刚解禁的北京图书馆中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玉渊潭公园里的地下防空洞。其间,他研读了大量历史、哲学、自然科学、文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

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的著作。这段时期的苦读,开阔了他的眼界,打下了他一生学术的基础。根据何新的回忆,从197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再次提出中国现代化任务中,他已敏锐地感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并开始思考东方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主题。这以后他的所有研究和思考,以及作为,都可以说与这个主题有关。

1975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在黑龙江参加考试,被录取到黑龙江大庆师范学院(大专),但入学仅3个月退学,作为返城知青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时光、谋取一个文凭。以后的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先在科研局做零活,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主要是哲学、辩证逻辑方面的,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例如,1978年发表的《论泛演化逻辑的方法论意义》,写于1980年、发表于1983年的《论逻辑思维的本体论基础》,发表于1981年的《论演化分类学的逻辑结构》等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刻理解和精辟阐释。胡乔木、钱学森、张世英等都对他的这些哲学、逻辑学文章给予了关注,胡乔木、张世英还亲自为他修改论文。何新说,这一泛演化逻辑,“蕴涵了解答人类思维工具体来源之谜的钥匙,并且提供了一种推演(未来)和进行理性预测的有效工具”。他说他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都深深得益于这一逻辑思维方法的运用。(《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第8页)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

会破格特别批准的。

何新在自述中写道：“我的学术履历非常正规而完整。1980年至1990年在中国社科院的10年间，我已经循序渐进地先后由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攀升到正研究员。每一次都是破格提名，提前晋级，经过所、院两级学术委员会的论议评定。每一次都有不小的争议，但最终仍都以高票表决通过。那是靠什么？不是靠贿赂，不是靠金钱，也不是靠关系。80年代中国社科院还是人才济济，许多老一辈的学术耆老权威都还活着——学术界都知道当时在中国社科院晋升到高级职称有多难。”

1985年出版的《诸神的起源》在国内影响极大，并波及海外，日本、韩国都有译本。当年很多人就是通过这本书而知道何新的。这本书以研究中国上古太阳神崇拜为主纲，通过考察和整理中国远古时代至汉代的神话传说，力求系统地探求和回溯中国原始神话、宗教以及一些基本哲学观念的起源。揭示了远古中国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的幼年时期一样，曾经存在着系统的太阳神崇拜和生殖神崇拜。有人评价何新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其资料搜集之多和用功之勤是惊人的。该书出版后，国内学术界亦形成了以人类学、符号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热潮。

何新平生好学，他说他“平生所最好是读书。自幼即无书不读，无所不学。在学术领域，举凡文、史、哲、经、政；语言学、古文字学、逻辑学以及天文学、地理学、艺术、文学、诗歌、美学，考古、文物、书画古玩，甚至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我都多少有所涉猎，或曰深入浅出地‘玩’过”。他谈到他的治学体会：“学问最高之境是融会贯通。我治学视野宽阔，更求汇通与贯通。”“人生也是一段行旅。学术，则为一苇之航，是渡越人生而求知求智的工具”。“在超越于实用工具的境界上，学术有赏心悦目、怡情遣兴之功效，是一种高境界的智力游戏——这就是‘玩儿’”。

在人文思潮极其活跃的 20 世纪 80 年代,何新以其卓越的才华和见解,不断发表新锐理论和观点,成为在多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引人注目的领军人物,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具有特殊影响的历史地位。

1991 年何新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咨询服务和关于经济政治问题的建议。他是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专职委员。他密切关注对于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要的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研究成果和建议向党和国家领导直接提出报告。同时还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等方面的研究。

1990 年秋,他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他在国内最早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

1992 年 3 月,他应古巴亚太研究中心和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安排会见了,与他共进晚餐,并在我国驻古大使的陪同下,极其破例地与他进行了 9 个小时的长谈。归国后他将古巴经济、政治和社会情况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贸易的建议。卡斯特罗还曾希望他到古巴担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1993 年日本富士电视台在北京对他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联席进行了特邀采访,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阐述了他对 21 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预测和展望。他的诸多洞见,均被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所证明。

何新的诸多观点常常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超前性。他在 1987 年即已预言苏联改革必会失败以及国家将解体。在 1990 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

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而这在当时的背景下，说社会主义还会生产过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在1993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地产业可能成为“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广泛采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有力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尽管在理论上不居于主流地位，但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某些经济决策。

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海内外各主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世界著名传媒。1994年后，何新主动拒绝与一切海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

自90年代中期以后，何新闭门研究和著述，基本谢绝一切采访和讲演活动，深居简出。这10余年间，何新完成了《新战略论》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何新古经新考》14卷（时事出版社，2000至2006；2008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再度以《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为名推出14卷修订本）、《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时事出版社，2008）、《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华龄出版社，2009）等重要著作。一直以来，在当代政治文化视野的深处，何新及其理论始终是一个不断引起人们关注的对象，关注何新学术及其言论的可以说遍布国内外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何新学识汪洋恣肆，他善于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文化理论和文艺学等多学科知识和工具，综合研究每一重大课题，尤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给予立体的、多维的分析、解答和说明。因而他的意见往往是富于洞见的，并为事态的发展所证明。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对何新学术的学

习和了解带动我们对诸多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理解,而对于其哲学方面研究著述的学习和了解,对于我们加深对理科、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理解,提高思辨能力,也会是很有帮助的。

在这里,我想附带说一下研究个人历史的意义。这对于我们理解一个人的命运,理解人生也是很有裨益的。个人的历史往往折射一个时代的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讨论过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的选择,有的人物是时代的政治中心,有的人物是某种学问和思想的中心,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思想都是值得研究的。何新的思想和学术涉及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些重大问题,涉及中国未来发展问题,涉及如何认知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和研究,在今天仍具有重大意义。诚如何新所说,很多方面,他也只是提出问题。

何新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折射了这个时代的要求,他顺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何新自己曾谈到他个人的历史定位:他是这个时代的冷静的观察者。

何新早年治学(70至80年代初)先从哲学(黑格尔、马克思)及哲学史入手,这使他掌握了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逻辑,因而使他认识事物能够站在哲学思维的高度,他的一些认识常常是辩证的、超前的、深刻的。

回顾何新的一些作为,他常常走在时代的前面。当“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时,何新已敏锐地开始质疑这场革命的正确性。当人们还沉浸在“文革”的创痛中时,他已开始深入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某些被西化思潮洗脑的所谓“知识精英”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时,他却开始广泛、系统地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立志通过重新阐释和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其作创造性的转化,倡导通过文化的复兴来促进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并通过研究形成了洋洋洒洒达10多卷的系列古经新解、古经新考的丰硕成果。“89风

波”之后，何新以令人震惊的姿态一跃而出，逆当时知识界舆论之潮流，对这一巨大事件，对民主和自由，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战略环境等，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有论者祝东力（博士）称“何新是中国思想界 80 至 90 年代的重要枢纽”。何新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而是国与国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农业国以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成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对抗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世界经济结构和关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依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

何新在国内率先打开了从全球地缘战略和经济、政治格局中审视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新视野。

当人们公认社会主义经济天然“短缺经济”的时候，他在 1990 年代初率先提出，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并明确提出了市场有限性规律。他说他曾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运动，大声疾呼应以就业率高低而不是卖了多少“国企”来评价经济社会形势和官员政绩。

近年来何新依然时时关注国家前途和命运，不断追踪和研究自 2008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研究共济会对西方政治和金融的控制和影响，并经常通过博客发表他的言论和研究文章，出版了《汇率风暴：中美货币战争内幕揭秘》（中国图书出版社，2010）、《谁统治着世界：共济会与新战争揭秘》（中港传媒出版社，2010）等重要著作。

何新在其自述中也曾概括性地戏言他的平生如同五部书：“我少年时是《水浒传》，闯荡江湖；青年时是《红楼梦》，红袖簇拥；壮年时是《金瓶梅》，情迷意乱；中年时是《三国演义》，纵横捭阖；晚年是《西游记》，寻觅真经。五大奇书凝聚浓缩在我的

感情和阅历中。若有时间娓娓道来细写一写,会是很为有趣的一部人生故事。”这也可以帮助我们 from 另一视角来了解何新其人的个性特征吧。

如果概括地说,何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何新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比较坦诚、平实,其客观地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总体的何新。

何新说:“我并不属于正统的左派,如果按传统左中右的观点划分,我也许还会被划为右派。其实,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无宗无派,只是我自己,何新而已。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 20 年来的探索和心血。这种努力,我在 80 年代末已经开始做了。我认为只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才能消解以至于弥合激烈的‘左’、‘右’之争。但是,在我的全部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形成我永生不变的追求和信念,这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本体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最强烈同情和爱。我极其蔑视中国那些所谓‘精英’,蔑视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们!”

何新在其 2011 年出版的带有个人总结性的新著《命运与思考——何新自述》(中港传媒出版社)中说:“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我 40 余年来的全部思考和著述活动,所追求的始终就是一个目标——中国的强盛,憧憬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最早阅读何新文章,是在 1989 年的《自学》杂志第 5 期上,何新写于 1988 年 8 月的《论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一文(该文是当年年底提交中央领导的一篇形势研究报告中的一部分,见四川人民出版社,何新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